

河北青年文丛



欢乐的离别 万国儒

HUANLEDELIBIE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062

821  
1062

河北青年文丛

景

欢乐的离别

万国儒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內 容 說 明

本書是作者自1960—1962年的作品選集。

包括在集中的作品，前一部分是反映工人生活的，其中的《歡樂的離別》、《老工人李雷》等篇在報刊上發表時，曾引起評論界的重視，讀者也可以在這些篇章中，看到作者新的進程；後面五篇是反映農村生活的。在這方面，是作者在創作上的一個新的開拓。

這些作品，一直保持着作者素有的生氣蓬勃的、新鮮而樸素的特色，充滿着工人階級的明朗而樂觀的調子，與1959年以前出版的《風雪之夜》、《龍飛鳳舞》相較，更有新的長進。

河北青年文叢

歡樂的離別

萬國儒 著

---

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號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8號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張 2 7/8 字數 56,000

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31,3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1·337

定 价：0.29 元

## 目 录

欢乐的离别	1
老工人李雷	7
雏燕初飞	24
渡 口	33
砥	40
被特殊照顾的人	46
思 念	53
登高老头	58
敲铜锣的人	63
老 巩	70
照 像	74
归 来	80
后 记	87

## 欢乐的离别

厂子里搞起机械化运动，俺就调到指挥部里当统计员，专门统计各车间机械化的进度。俺师傅老馮头当了业余加工场的场长，在业余时间领着保全工们打制各种改进的机件。那天，师傅对俺说：“小李子，你在统计的时候，要不断给我提个醒，全厂的手工活咱们包了，不‘化’完就不收兵，可甭让一件手工操作漏过去呀！”

厂子的机械化运动，就像冬天燎荒似的，一点就扑扑拉拉着开了。指挥部门口刚停下报捷的锣鼓，就又响起报喜的鞭炮；俺当统计员的可忙坏了，报表刚填上全厂机械生产程度百分之七十，一个小时后就又变了，只好重新做。因此，给俺师傅提醒的事，早忘记的干干净净。可这天，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俺师傅——这个一天忙着给别的工序机械化的老保全工，他自己却没“化”，他那把大铁锤还没扔掉，这真叫人好笑。俺想到俺们的党委书记，也是这样，他这些天光训别人不理发，鬍子拉茬，可把自己的头发却长的可以编成小辫儿。咱们厂子净出这些新鲜事。俺正这么想着，外边的锣鼓又响起来了，听鼓声俺知道这是师傅来报捷了，因

为他打的鼓与别人不同，鼓声脆而尖，让人心里火辣辣地动。俺想，就这个机会给他提醒提醒吧！

书记他们早站在院里了。大鼓一住，俺师傅就从人堆里站出来。师傅今年五十出外，可身子骨棒得很，说话大嗓门，比铜喇叭还响。他报捷了，但他报捷跟别人不一样，不是按着报捷牌子念，而是粗声粗气地喊：“书记你听着！”下面就比比划划说事了。报捷都是喜事，不是发明创造，就是提高生产，经他一說，往往說得人掉眼泪。就拿前天自动装罐創造成功說吧，他来报捷，說着說着他自己声音先变了，大伙眼圈也紅起来了。因为他讲起精炼工人韓师傅解放以前的事来了。

在俺們染布厂，精炼工人是在一个大铁罐里干活的，这大罐有二丈多高，一丈多粗，就像一个放大几千倍的奶粉瓶子似的，人就是下到罐底装布。罐里边又闷又热，就是冬天人們光着膀子干活，还大汗如雨。解放前，韓师傅跟一个叫三虎的师兄弟一天在罐里装布，那是一个夏天的夜里，资本家为了給国民党的军队染布做軍装，强迫工人加班加点。天是那么热，罐里連气也喘不过来，人們餓着肚子已經干了十二个小时了。一罐布装完，韓师傅爬上来跑到院子里喘气去了，而那个叫三虎的工人却昏倒在罐里了。监工的来了。他没找别人，一边罵着人們磨洋工，一边就哐当一下子把大铁盖給盖上了，接着开了气門，放进火碱水。等韓师傅来了，找三虎不見，打开罐，只見一堆白骨在碱水里滚动。一个工人就这样活活的給煮死了，可是万恶的资本家，却把这个事故推在韓师傅身上，把他关进牢獄，一直到解放以后他才回

到厂里来。

这个叫人流泪的故事，是韓师傅告訴給俺馮师傅的。听了这故事，他整整两夜沒睡觉，跟韓师傅一起，研究一台自动装罐机。这个机器再不用人到罐里装布了，人只消坐在一边掌握电鈕就行了。

当时，俺师傅将这个經過讲完，对書記說：“如果三虎还活着，让他用用这个自动装罐机該多好呀！”說着，他就扑拉扑拉流下眼泪！

現在，俺师傅又报捷来了，但这次不是单項报捷，是总的。大鼓一住，他照例說：“書記你听着！”接着他以业余加工場場长的身份宣布：經過近一个月的奋战，全厂手工生产基本机械化了，只剩下清洁工的扫帚和厨房大师傅的菜刀還沒扔掉，他說，保証在两天內也給“化”了。像每次一样，書記对俺师傅鼓励一番，但是，最后說：“老馮头，我对你有点意見，你光給別人‘化’了，而你那大鉄錘還沒扔掉呢！”

这一說，俺見俺师傅的臉一下就紅了，用拳头一插脑袋，“嘿”了一声，二話沒說就跑了。大伙都笑了，書記也笑了，書記对俺說：“你說，你师傅怎么沒想到他那大鉄錘呢？”我想了想說：“恐怕，俺师傅还舍不得呢！”

說起俺师傅的大鉄錘，可有个来历呢。那柄鉄錘，是槐木杆的，它究竟使用了多少年，換过多少个錘头，俺不知道。俺只知道，那杆儿被烟熏油漬和汗水的浸染，变成了像墨一样的顏色，光滑得像玻璃棒似的。在端頂，手攥的那一节，磨出来深深三道手指印儿。它是师傅的宝贝，輕易是不



让人摸一摸的。

記得，那是大前年，俺到厂里跟师傅学徒，开始学鍛工，抡錘打鉄。开头，俺对于这个可不願意呢，心想，这有嘛出息呀，一天叮叮当当光抡錘！因此，干活不带劲，鬧情緒，有一回抡錘砸了空，差点把錘杆折了。这一下，俺师傅可火了，狠狠訓了俺一頓，就是那天晚上，围着一炉将熄的炉火，他撫弄着那大錘，讲起他学徒的經過。

俺师傅是打十四岁上就跟大錘做伴的。他說，那时候他还没錘把高，小胳膊比錘把粗点有限，可是有嘛办法呀？为了一天吃两頓米糊糊活下去，爸爸妈妈就送他到一个老鉄匠炉上当徒弟。从那，大錘就是他的伴，破庙就是他的家，背着絆带拉着吱吱扭扭的独輪小車，走遍天涯海角。

师傅的师傅，是一个孤独而严厉的人，师傅学徒除去抡大錘、拉風箱、做飯以外，还要給他的师傅縫縫补补，他那头上总是鼓着挨打后肿起来的疙瘩。大錘是那么沉重，虎口震的流血，胳膊肿得抬不起来，可是，他也不敢向着师傅流一滴眼泪。有时，他偷偷地想：干嘛我要抡这累死人的大錘。但是，离开大錘，靠什么吃飯呀？

后来，师傅的师傅死了，給师傅留下来的唯一东西，就是一把大錘。他扛着这把大錘，就到别的鉄匠炉上帮錘去了。在这把大錘上，他曾經寄托过希望，他的希望很简单：不要像死去的师傅那样，打一輩子鉄，落个孤独一輩子，最后还是攥着錘把死去；他应当有个家，过个温飽的日子。然而，在那个时代这点希望也是那么渺茫。他帮了这家的錘，又帮了那家的錘，風火炉边三十年，依然是光棍一条，伴随

他的还是师傅的师傅留下来的那把大铁锤，过的还是住破庙、走天涯的流浪生活。解放了，师傅有了固定工作，他到厂子里当了保全工人。师傅说：就是从那之后，他才像抓住那把锤那么结实，抓住了生活，抓住了希望。

但是，一个人的劳动，如果在过去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温饱，那么解放以后，俺师傅懂得了劳动的更大意义。俺师傅说，同样是那柄铁锤，现在抡起来就特别轻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在帮助自己，那锤击的叮当声，锤下溅起的火花，再不是对旧时代愤恨的发泄，而是对新时代有节奏的赞歌。师傅说：他爱这把大铁锤，情愿抡到死，不离开它！当然，最后这几句话，是俺师傅想到过去的遭遇感动得转泪珠的时候才说的。

师傅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他爱他那把大锤，和大锤有一种奇妙的感情，因为那大锤记录着他将近一生的生活！所以俺想，师傅之所以没想到扔掉大锤，是有着这么多的原因的。

这天晚上，也就是全厂决定庆祝机械化胜利的头天晚上，俺到保全部去了，想找师傅谈谈天。可是，快到门口俺才想起来，今天是放假的日子，从搞机械化以来，大伙都自动不休假了，现在“化”的差不多了，是给大伙补的假。但俺还是扒着门往里望了望。嘿，屋里亮着灯，俺师傅独个坐在地上，怀里抱着大铁锤，正在锤把上刻划什么！俺一瞅心里就动了，悄悄走到他背后一看，原来他在锤把上用凿子刻字呢！刻好了的，有“馮金德”三个字，下面正要刻的是“欢乐的离别”五个字，俺一看就乐了，便喊：“师傅你干什么呢？”这一喊把师傅吓了一跳，他赶紧推开大锤，笑着站

起来說：“跟大錘告別呢！”說着，他一指前面两根豎起来的工字鉄：“看，这玩艺代替大錘了！”俺細一看，原来是一台土制的夹板錘，俺心里这个乐呀，便問：“多咱搞出来的？”

“刚搞成。真想不到，掄了四十年的大錘，今天把它放下了！”师傅說着开了电鈕，那錘就一上一下，清脆而有力的声音，随着錘的自动上下响了起来。俺偷看了一下师傅的臉，师傅两眼眯縫着，有两滴亮亮的东西流下来，可是那臉是兴奋的，說不出有多少欢乐和激动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十日

## 老工人李雷

—

在車間一提“脖直”，誰都知道指的是退漿池上的李雷。

李雷是個老退漿工人了，今年五十開外的年紀，長的大高個，赤紅臉，一臉絡腮鬍子，可腦門卻是禿光禿光的。他是從十幾歲就進染廠學徒的，碱咬布磨幾十年，練就一身真本領；閉上兩眼，他可以摸出布的种类；用舌尖一舔，就能斷定布上的含漿大小，和退漿的程度。

但是為什麼叫“脖直”呢？這是因為他的脾氣太怪，說話倔，“嘟嘟”嘴，同時還是一個死犟眼子，正因為這些，去年他挨了批評，而且受到了調換職務的處分。

那是去年八月里，車間開展高產競賽，一天，有人提出一項建議，要求把退漿時間，由過去三十二小時，縮短到十六小時。

建議一提出來，有人贊成，也有人反對，而反對得最激烈的，一個就是他——“脖直”；再一個，是工藝技師邵化梅。

邵化梅這個人，是個念大書的出身，講起技術理論，確實挺能“哨”，他能將扁的說圓了，將長的說短了，可就是太

不結合实际，特別对于技术改进什么的，他总是“两头派”：开始，摇头反对；最后，低头服輸。不过，他沒記性，更不知接受教訓，因此別人也給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他“胶皮脑袋”，就是說他老碰釘子不觉疼。

当然，他反对这个建議，又是說在理論上讲不通。

“脖直”呢，他反对这个改进，是从他的經驗出发的，但他又不像別人那样，仅仅在口头上說說不行，而是出馬一条枪，他先找人家提建議的人发問去了。他問人家凭什么根据提建議，沒等人家把根据說完，他一听，就把脖子梗梗起来，說：

“嘿，你沒根据就瞎提呀？你对生产負責任嗎？”

人家說：“反正还經過試驗呢，不行就拉倒唄！”

他說：“我看你还是先拉倒；試驗？試一池子布就是二百多匹，要是坏了你賠呀？你家开着布鋪呢？”

他和人家干起来了。然后，他又找車間主任去了。

車間主任邢世义，向来就膩味这个“脖直”。因为，他平时总在他跟前嘟嘟这个，嘮叨那个，比如，关于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，因为工作忙，这个制度沒怎么坚持，可“脖直”就說他是“三天新”；又比如，对于学徒制度，“脖直”竟敢說，尽管解放前讲打讲罵，可三年之后，真能学点真玩艺；而現在有的学徒工，在技术上不钻，光在生活上讲吃讲穿，师傅不敢說，別人不敢管，簡直是徒弟爷。

老工人的这些說法，很使邢世义恼火，而且，他特別不高兴“脖直”那张嘟嘟嘴，他认为，这个老工人是个守旧派，至少，是对现实有点小不滿。

这次老工人找他来，茬口还特别硬，一见面就是：“主任，这工艺不能改，我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你听我的没错！要知道，解放前就是这样的！……”

邢世义一听解放前这三字，立刻就把脸子拉拉下来了，说：“又是解放前，你为什么老说解放前呢？那时候是谁管理生产，现在是誰管理生产？解放前，解放前，现在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，你知道吗，啊？”

本来，老工人是有许多话要跟他说的，这么一来，老工人的脖子就搭拉下去，干张了张嘴，一转身走了。

不过，在进行第一次大样试验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个“脖直”，却敢把试验卡片改了。结果，试验白瞎了，退浆时间还是三十二小时！

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，气的邢世义直跳蹦。因为，私改卡片，轻下说，是故意违反操作规程；往重下说，那就是破坏试验。正赶上当时开展技术大辩论，于是，“脖直”就成了被辩论的对象，他和所有反对改工艺的人，都挨了批评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假如换个别人，不吱声，或者写个检讨，也就没事了；“脖直”却不行，他不仅不检讨，倒是写大字报，一刀对一枪的和人们干，而且，他写大字报也净是一些疙瘩话，什么“改工艺是刀刃上踩高跷——玩玄呀！”什么“狗熊耍棒子——胡抡呀！”等等。

并且，他一口咬定，这工艺一改，质量非出问题不可。

可是，经过几次试验之后，改工艺成功了，质量满好！

这么一来，许多人都说：“行啦，这回‘脖直’该搭拉脑袋了，他英雄一世，糊涂一时，看他还举不举？”

試驗成功那天，邢世义专门召开一个会，他把“脖直”找来，想在事实面前，狠狠訓他一頓。嘿，誰也沒想到，这个“脖直”一点也沒低头认错，倒是把布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然后放到嘴里嚼一嚼，突然，把脖子一梗梗，說道：“主任，我还是那句老話，改工艺——不行！”

邢世义一听，就差点沒把桌子搥碎，喊道：“啊！还不行？你是石头脑袋是不是？瞪眼不看事实！不行，你說这布有什么毛病？”

老工人这时倒不慌张了，不紧不慢地說：“布嘛，倒是沒毛病，不过，第一，这个建議沒根据；第二，試驗成功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——蒙上的；第三，就是这样，投入生产也沒把握，不信我說句話放着，有一天，非出漏子不可！”

說完，梗梗着脖子走咧。……

从那之后，“脖直”的外号，就在全車間叫响了。

也就是从那之后，“脖直”成了保守典型，每次开大会，邢世义总要这么敲打他几句：“哼，你們誰要保守，那就是学‘脖直’，‘脖直’不拐弯！”

也就是从那之后，“脖直”被調动工作了，从退浆池，調到整理組干下手活。邢世义公开說，要是还把他留在退浆工段，他那个死犟眼子脾气，一定会不执行新工艺的。

在被調动工作那天，老工人显得很难过，他把两个最得意的徒弟——王春和小黄，找到跟前說：“我在退浆池干了四十年，这回要离开了，不过我走后，你俩一定好好干，特别要严格执行新工艺，不要跟我学！”

接着，他对徒弟們提了一項要求：要徒弟們在干活的时候

候，每一池子布給他剪一块小样。下班后交給他，或者他亲自來取。

王春和小黃，最听师傅的話，他俩就按着囑咐办了，不过，他俩还弄不懂，老工人剪这布块块干什么用。后来，他俩捉摸又捉摸，才像悟出一条道理：

“咳呀，咱們师傅还是沒承认新工艺呀，他剪布块块，一定是积累資料找根据，将来有一天，他就用这些布块块，和咱主任翻老帳！一定一定，准是这么回事！”

說来，事情也真是湊巧，就在新工艺执行半年多以后，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——一批出厂的成品，被加工部門退回来了。

## 二

退貨事故，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发生的：

这几天，区委在召开工业會議，布置第二季度的生产計劃，和开展高产优质竞赛。車間主任邢世义，是出席會議的代表，并且，在会有他的发言，他是要专门介紹去年那項經驗的。

这天下午，他正在办公室背讲稿。（他有这种习惯：無論在哪登台講話，总要事先把发言稿背熟，他认为，一个人拿着讲稿講話，是不够講話的風度的。）

办公室的两扇小窗开着，他的預讲，高一声低一声地傳到院里来。正是刚下早班，院里坐着許多人，徒工王春，正好坐在办公室窗下的一棵槐树蔭里。

从去年李雷被調职以后，王春很替师傅抱不平，虽然，



他也觉得师傅太犟，但他很不满意邢主任的做法，特别一开大会，邢世义老拿“脖直”当典型，他一听就脸红，觉得太有点过火。现在，他又听见邢主任在讲他师傅呢，他一听就把耳朵捂上了，心里说：“杀人也不过头沾地，我师傅保守，批评一回就算了呗，干嘛老没完没了，今天，你又想到区委给他去扬名！那样，你就光彩咧？”

就这时候，有一辆大卡车“呜呜”地开进院里来，车上满满装着布匹。“咣当”往院心一停，接着，跟车的人跳下来，像炸雷似地喊了一嗓子：

“退货了！”

王春一听，霍地跳起来，跟着许多人跑过去。

已经有人从车上拿下几匹布来，王春挤进去一看，不由得心里“通通”地跳起来。因为他看见，那蓝布面上有一层“暗云花”，这谁也明白，这毛病正是退浆不净造成的。于是，他很快想到去年改工艺，想到师傅那句断言……就心跳着，撕下一块布来，然后，撒鸭子就往车间跑，一边跑，还一边大声喊：

“这回可好了，退货了，退货了！”

一些人让他闹的懵头转向，大声骂他：

“他妈的，你疯了是不是？退货你倒喊好！”

他也顾不的还嘴，只是一个劲的乐，心里想，这一退货，咱师傅算得救了。路过车间办公室门口，他一咧嘴，心里说：“哼，让你讲！等会，我师傅非找你来算帐不可，他受了快半年的冤屈，够你受的！”

同时，他也想到，当师傅一看见这块布样子，一准把脖